

紀曉嵐家書



上海中央書局
上海中央書店

清 代 名 人

紀 曉 嵐 家 書

上 海 中 央 書 店 印 行

清朝十大名人家書

曾國藩家書	李鴻章家書	林則徐家書	胡林翼家書	鄭板橋家書	彭玉麟家書	左宗棠家書	張之洞家書	紀曉嵐家書	袁世凱家書	曾國藩家書	李鴻章家書	陸稼書家書	張船山家書	樊山家書	曾國荃家書	于龍家書	袁才家書	胡翼才家書	端午橋家書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定價六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清朝十大名吏判牘

●折一售實價定依書各上以●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七版

紀曉嵐家書

▲全一册▼

▲定價大洋四角▼

板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出版者 平如衡

印行者 中央書店

藏版者 中央書店

校訂者 江不平

發售者 中央書店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

總發行所 中央書店

上海福州路中市

代批發處 新文化書社

著者小史

紀曉嵐。名昫。河間望族。爲有清一代名臣。於乾嘉時歷官至大宗伯。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天性耿介。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壯年精研攷證之學。晚年領脩四庫全書。生平著述等身。而閱微草堂筆記一書。倣詭奇譎。無所不備。又爲膾炙人口。先生家書。素不經見。近在河間張氏庋藏秘本中。覓得若干篇。其著墨迥異庸俗。具見才人筆致。要非常人所可冀及者也。

紀曉嵐家書

目錄

- 寄族姪貽孫釋夜又爲動物並非鬼魅
寄胞姊晰（規勸孝姑）
寄儀南叔（論乩仙靈異）
稟母（論病後服參）
寄內子（募捐建築節孝祠）
寄內子（論立後不擇異姓）
寄內子（論姪女自縊反蒙不潔之名）
寄從兄旭升（報告欽點庶吉士）
寄胞兄晴湖（論家奴竊物）
稟胞叔儀南（報告漏言獲譴）
寄從弟旭東（答復旱魃出典）
寄儀南叔（論修仙須有仙緣）
稟母（問病）
寄晰姊（勸求孕不宜多服藥方）
寄族兄次辰（論疑獄）
寄內子（辯論生人見鬼）
寄內（論教子）
訓大兒（訓誡擇交）
寄胞兄晴湖（論祖產不宜變賣）
再稟胞叔儀南（報告獲罪遣戍）

寄內子（報告遣戍西行）

寄兄晴湖（勸莫爲人裁詞狀）

稟儀南叔（報告移寓）

寄從弟旭東（論戍地勝蹟）

寄族姪貽孫（論行善可以避鬼祟）

稟儀南叔（論服藥丸之害）

寄內子（論兒女婚姻）

寄內子（論花木變形無關休咎）

寄秀嵐弟（論漢儒宋儒之學術得失相當）

訓次兒（嘉許不畏鬼）

寄族兄次辰（答問鬼壓人）

寄秀嵐弟（解釋山精）

寄從兄坦居（報告西戍近狀）

寄內子（誠勿因病殺蛇）

寄秀嵐弟（告知開復原官）

寄內子（告知還京供職）

寄內子（告知在軍機房赤膊險受處分）

寄族姪貽孫（論十洲三島崑崙瑤池皆非仙境）

寄四叔母（詢問亡婢葬處）

寄弟秀嵐（送執照歸家）

寄從兄坦居（答問科場拜榜之誤解）

訓次兒（誥誠勿於舊壁間擅闢窗櫺）

寄秀嵐弟（爲外甥乞題古鏡）

寄內子（論奇盜割耳給藥）

復族姪貽孫（論雅狐願虛腰高士）

寄內子（論對付僕役宜寬嚴得中）

訓三兒（誠勿弋禽獵獸殘殺生命）

寄弟秀嵐（賀得子并述十刹海橋役過鬼）

寄內子（釋夢）

寄弟秀嵐（五勿與匪徒結怨）

寄從弟次良（論別寓意之豔體詩）

訓三兒（訓誠好射獵）

訓次兒（囑查被竊古硯）

寄族姪貽孫（論新喪回煞見鬼）

寄內子（誠勿購畢肖人形之木偶給兒童玩耍）

寄從兄旭升（論墓地風水）

寄族兄次辰（請轉勸同宗勿因爭嗣纏訟）

寄內子（論禮曹旌表節烈不能自任蒐羅）

訓次兒（不宜盛氣凌人）

寄族弟次良（嘉許成人之美）

寄從兄坦居（論食奇珍異味須有定分）

寄蘭妹（論醫治食滯簡便法）

寄秀嵐弟（告知自睹雄雞產卵）

寄弟秀嵐（遇水災宜急籌放賑并施藥防疫）

寄從兄旭升（論官吏尙廉潔而被惡聲）

寄弟秀嵐（論書畫得失似有前定）

寄族弟次良（規勸察吏須泯偏見）

訓諸子（誥誠勿持傲謾勿尙奢華）

寄族姪起凡（勸勿爲不道德之事）

寄內子（論借尸還魂）

寄從兄旭升（論修仙須先絕慾）

寄內子（仙筆題詩都屬詞人弄筆不足取信）

訓三兒（誠勿恃才傲人）

諭次子（嘉媳純孝）

寄族姪貽孫（辯論古詩人引用鬼典故）

寄琳妹（勸勿鞭笞婢女）

寄秀嵐弟（論交友宜尙古道）

訓三兒（鷄能報恩救人誠勿日殺一鷄）

寄族姪貽孫（論神仙清淨與方士幻化之不同）

紀曉嵐家書

虞山襟霞閣主編次

寄族姪貽孫（釋夜叉爲動物並非鬼魅）

干寶搜神。東坡說鬼。古人與有同嗜焉。余平生亦喜聽人談狐鬼。每當黃昏燭燼。我醉欲眠。恆強家人姑妄言之。雖不足以增長學識。却能壯大膽氣。常人都畏狐鬼如蛇虺虎豹。余則反以不得交狐友結鬼鄰爲恨。我姪何幸。得於客舍中遇見鬢髻宛然之鬼影。既使鬼婢穴隙潛窺。愚叔當之。啓戶延納之不遑。決不忍以盛氣相凌也。我姪竟以佩刀隔窗斫之。宜乎鬼之老羞成怒。次夕化爲猛虎以相嚇。而又悞認爲夜叉。以烏銃擊之。太覺惡作劇矣。鬼物既應聲而滅。永不復來。其非夜叉更屬了然。蓋夜叉出于海。有雌雄之別。非鬼非魅。乃介乎人物間之一種動物。海中捕魚者都識之。嘗聞劉石庵司馬言。諸城濱海。有結寮捕魚者。薄暮棹舟入海捕魚。罷釣歸來。見一夜叉帖然臥地。所藏罌酒已罄。知爲醉倒。執而縛之。捶擊至死。僅作哀鳴。絕無靈異也。我姪所見。能倏人倏虎。必係遭冤屈死之女主婢。

陰魂未散。故能於月下顯形。並可必其不是狐精。緣狐性倔强。不受人欺。苟以刀銃對付之。必然拋磚擲瓦以相抗。是殆遊魂歟。故無實質。一經鳥銃震爍。便消散不能復聚矣。

寄從弟旭東（答復旱魃出典）

三月不雨。田禾槁矣。官紳晨夕祈禱。而天不應。街頭巷尾。徧以坟土塑旱魃。焚香點燭以敬之。究竟視爲神歟。妖歟。塑者皆不知也。莫怪我弟滋爲疑問。兄曾於夜談叢錄中。見焚旱魃一事。指爲僵尸。僵尸之成。由於屍棺浮厝後。烈日曝晒。棺木燥裂。入夜星光對照屍體心窩。便成僵尸。能爲一方旱災。歷久不雨。須將僵尸掘而焚化。則舉火而雲霓合。煙燼而甘霖立沛。此種齊東野語。不足徵也。夫雨爲天地之訢合。一僵尸有多大神通。能彌塞乾坤。任其施虐耶。雨爲神龍所行施。一僵尸有多大伎倆。能驅逐神物畏縮不前耶。其實旱魃與僵尸。截然兩途。夫旱魃爲虐。事出葩經雲漢之章。山海經實以女魃與葩經之旨吻合。據攷古家言。旱魃是一女妖神。能阻遏興雲佈雨。此說雖亦荒唐。然較近世所云旱魃皆係僵尸之說。

差覺近理。

寄胞姊晰（規勸孝姑）

姊年已四十有七矣。膝下無兒。祇生二女。一嫁一殤。用是居恆鬱鬱。以爲此生永無添丁之兆矣。然而理所必無者。事或竟有。其實亦理之所有也。從來六十生子不爲晚。但求修德以禳天。姊支持躬嚴正。待人寬和。堪稱拘謹君子。我姊祇因憂能傷肝。肝不平。則相火易熾。容易動怒。是爲短處。姊年雖長於我。而堂上有阿姑。不能因其目盲而疏於侍奉。嘗聞宛平曹德亭之妻夏氏。事姑純孝。姑年已老。偶因愛孫染疫死。姑媳相對號哭者數十日。姑目因此失明。百計醫治。俱無效。有點者給以割股療疾。夏氏信之。於深夜潛至中庭。禱天默佑。卽出利剪割股肉。囁人投入藥。其姑服後。目竟復明。翌年夏氏竟得夢熊之兆。夫受給而割肉。可謂愚矣。惟至愚可以格天。故鬼神佑之。姑目能明。自身得子。此無理而有至理者也。我姊渴望生子。燒香許愿無益焉。惟孝感足以動天心。未識我姊以爲昀之言善否。

寄儀南叔（論修仙須有仙緣）

修仙得道。談何容易。仙有仙緣。訣逢指授。道有道骨。質本清虛。苟不得真。而妄冲舉。因而致害者。不一。勝朝正德間。勞山白雲洞。有修道者。兀坐木石間。不食不死。不知來自何年。祇覺其滿身苔蘚。已與木石同色耳。然呼吸不絕。目炯炯尙能視。不生不死。亦何貴於修道。反不如人之快樂。鬼之逍遙也。按此人修道功夫。決非淺尠。只因未生道骨。未結仙緣。遂致煉成靈兒。不能出竅行空。或云以白刃破其頂。卽得兵解。而成鬼仙。此亦臆測之詞耳。夫入深山潛修數十百年。尙不能飛昇得道。則世之愚夫愚婦。溷處軟紅塵中。手握牟尼珠。口喃喃虔誦經咒。妄冀得道長生。多見其不知量焉。姪素喜談狐說鬼。嗜癡之癖。不自知其所以然。若云妄冀修道登仙。姪雖無狀。決不若是之愚也。

寄儀南叔（論乩仙靈異）

姪久慕乩仙高雅。願執弟子禮。昨得杜生宜滋介紹。入河間宏道壇。第一次開壇。仙駕屢請不降。壇中諸友。都目我爲無仙緣。言歷屆開壇。最多三請。仙師必降。今已五次焚符虔禱矣。話聲未了。而盤中沙沙作響。知仙駕已臨。衆皆屏氣肅立。乩

上大書柿園敗將四字。姪知爲白谷孫公。不覺悚然起敬。旋見乩又磨動。連書五十六字。迅速絕倫。依次抄錄。是一律詩。曰。一代英雄付逝波。壯懷辜負魯陽戈。廟堂有策軍書急。天地無情戰骨多。故壘春添新草木。游魂夜覽舊山河。陳濤十郡良家子。杜老酸吟意若何。通體渾括一氣。隱隱以房瑄戰敗自比。引咎自責。實則柿園之役。罪不在公。而在中旨之促戰。世人猶能諒之。而公引爲己罪。具見正人君子。死後猶無怨天尤人之心。較之王化貞輩。殃民誤國之罪。擢髮難數。而猶百計諉罪於他人者。其相去真有霄壤之判矣。姪曾以終身休咎。請仙師指示。得八字曰。放言取戾。小謫無傷。仙師竟如見我之肺肝。上句誠我多言獲咎。但下句不知何所指。殆係未來之事。當驗諸異日也。我叔久隸南郭仙壇。定多靈異。懇祈賜示一二。以廣猶子見聞爲幸。

稟母（問病）

昨日坦哥來言。母親患泄瀉。每日黎明必泄。自去臘至今。已閱三十餘日。迭請醫生診治。均未奏效。兒聞之。寸心如擣。當此春寒料峭。破曉下牀大解。壯年當之。尙

覺悚慄難禁。衰年人其何以堪。按老人泄瀉。不外脾虛腎虛所致。脾虛者往往泄出食物。由于胃腸虛弱。老年患此者不多。治法當用白朮白芍各一兩同炒。煨肉荳蔻五錢。研末飯糊爲丸。米湯下。腎虛久泄。必兼腰痛。治法用破故紙一錢焙乾研末。納入揀淨豬腰中裹緊。隔水蒸熟。食三四次能愈。但此症起自嚴冬。或係受寒所致。可用胡椒末和飯作餅。敷貼臍上。以布束縛自愈。惟未曾目睹。北堂病狀不敢妄請服食。祈速請方醫仰高診治。我鄉行道者衆。而精通醫學爲兒所欽佩者。惟仰高一人而已。猶憶昔年兒媳產後病篤。諸醫束手。旋得大舅推荐方醫一劑而轉危。三劑而病竟霍然。昨問坦哥。母病初起時。曾請方醫調治。一劑而泄瀉愈甚。因此另易他醫。然而泄瀉初起。宜疏不宜止。方醫治法甚合。母親若不易他醫。泄瀉早已告痊矣。現仍宜請其診斷。則著手成春。定可預卜也。

稟母（論病後服參）

病後虛弱。本屬恆情。而老年病後。尤較少壯者更弱。母親因久泄體虛。主張服獨參湯。而方醫進以加減十全大補方。母親因服藥已久。不耐苦味。弗願再服煎藥。

男本不知藥理。却聞太原劉季箴醫士。補虛慣用參。獲益者固多。受損者亦不少。用是懷疑。求教其師王華峯。王曰。病原種種不同。病後虛弱亦因而各異。人參專有所主。不通補諸虛。參力至臟腑。只達上焦。中焦以下不至焉。參力至營衛。只達氣分。血分不至焉。若係肝腎及陰分虛者。服參非但無效。反足以助長亢陽。而煎燥真陰。豈不殆哉。古者參出上黨。秉中央土氣。故其性溫厚。而先入中宮。今上黨參已氣竭失效。改用遼參。秉東方春氣。故其性發生。先升上部。蓋藥性已因氣運而變易。補虛豈能依古方而收效。王公論理精湛。不愧爲良醫。季箴猶不以其言爲然。男却深以爲是。願慈親毋果信參。宜服方醫藥爲是。醫家有割股之心。所言定有見地。且古方所載。補虛宜食生參。則本性未失。效力偉大。而今世採參者。得卽蒸之。緣生參無色相。難售善價。蒸後色澤瑩然。易容脫售。殊不知參性已走失多矣。反不如尋常草藥之補力巨焉。

寄晰姊（勸求孕不宜多服藥方）

凡物有利必有弊。故藥能生人。亦能死人。有病時尙以不服藥爲中醫。蓋恐庸醫

藥不對症。速人死亡耳。我姊因膝下無兒。請醫服藥。罔效。舍而他求。必孕祕方。孰知效未見而害先形。雙目紅腫。鼻血時流。此係多服熱藥之害。蓋世間流傳之種子祕方。都係熱藥。服之。僥倖有效。生子亦難期長壽也。猶記先姚安公言。有一士人妻。多年不孕。聞當地仙壇中扶乩治病有神效。遂往乞種子方。仙判曰。種子有方。并能神效。然有方與無方同。神效亦與不效同。夫天然精血化生者。尙有因所含胎熱未清。毒發爲痘。十死其半。若助以熱藥。搏結成胎。其蘊毒必更甚。每逢生痘。十死八九矣。世人徒於痘殤之時。惜其不壽。詎知未生之日。已先伏夭折之機。生如不生。豈非有方同於無方。神效同於不效耶。其說中理。皆爲醫家所不肯言者。宜乎世之求孕者。猶汲汲焉。自尋煩惱。徒吃懷胎坐草之苦。空貽摧蘭折玉之傷。我姊何亦甘效愚婦之所爲。蓋人之有後與否。上承祖宗之積福。下關本人之修德。事非等閒。豈草根樹皮所能奏效。我姊體質素健。邇時諸病百出。此係方藥雜投所致。雖非膏盲之疾。殊礙生育之機。而我姊猶以服藥爲求子之謀。無怪愈求而愈不可得也。誼屬同胞。故敢率直上言。

寄內子（募捐建築節孝祠）

歷來奇節異烈。湮沒無聞者。何可勝道哉。故余每聞人言婦女貞節事。必登錄筆記。以彰幽德。所惜者。秦半失傳姓氏。余生平所最崇拜者。一爲明末時揚州某婦。偕夫避亂。路遇一賊。見其夫肩荷錢囊。卽抽刃追之。婦急回身抱持賊腰。賊回首欲殺之。見其姿首美麗。欲犯之。婦知不可免。給之曰。請放予夫遠去。否則當其面誓死不從。賊遂揮其夫速去。而婦卽奪刀自刎。其節烈可風矣。又明季河北大飢。屠人鬻肉以爲食。有客過屠肆之門。見一少婦裸體臥俎上。屠人方汲水洗滌其手足。以供宰割。客慘不可忍。卽倍價以贖之。釋其縛。以手捫其乳。少婦艷然曰。吾惟不肯事二夫。故鬻身以養姑。君何遽相輕薄。隨君歸。將以妾媵我乎。言訖。仍裸體伏俎上。瞑目受屠。其節烈又何如耶。惜皆不得其姓氏。我縣舊有節孝祠。適在余家宅後。年久失修。牆垣傾圮。余曾擬釀資修葺。旋因公外出。未竟其志。今旣由姨母主張。與爾爲發起人。募捐修建。自屬女界分所當爲之善舉。不過需款甚巨。勸募不易。單憑姨母與爾分頭募集。只恐未能歲事。須請姨丈襄助辦理。凡素不